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三  
文宣成

清仁  
502  
3





門 〇 12  
號 502  
卷 3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八

所錄史  
有補部

嘉興李貽德學

文公

元傳楚國之舉 賈曰舉立也

楚世家注

案舉訓立者引申之義

忍人也 服曰言忍為不義

同上

又欲立王子職 賈曰職商臣庶弟也

同上

能事諸乎 服曰若立職子能事之

同上

案周禮內小臣疏若不定之辭也

能行大事乎 服曰謂弑君

同上

波  
但  
3

東  
坡  
書



夏月注車文 卷八  
傳不登於明堂 服曰明堂祖廟 通典四十四

案服以明堂祖廟為一祖廟謂太祖廟鄭氏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則與服異禮記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明堂者王者之堂魯之太廟用周明堂之制非魯亦有明堂也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服曰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

本疏

案詩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箋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稷配天極尊不得云不先后稷故降舉不窋國語周語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韋昭注

不窋棄之子是也后稷為周始祖今既舍以明尊則契為商始祖亦當舍契以其下當不窋鯀為禹父今言文武者舍王季而上及不窋則論禹者亦當舍鯀而上溯鯀祖乃於禹曰不先鯀於湯曰不先契與言文武所不先異者正以禹湯異代故約略言之不妨參差也

三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賈曰舉國曰潰一邑曰叛 本疏

案公羊僖四年傳國曰潰邑曰叛賈所本也

取王官及郊 服曰皆晉地不能有 秦本紀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即王官城也郊史記作鄆正義曰鄆音郊當為臨晉平陽聞小



邑知不能有者王官郊皆在河東其濟茅津而還未嘗設守是不能有也

封殺尸 賈曰封識之上

案禮記樂記封比干之墓注積土為封識讀為故以其旗識之之識史記孝武紀索隱識猶表也

舉人之周也 服曰周備也

案易釋文周備也此常訓杜云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年四傳圍邠新城 服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案顧氏棟高曰邠當在同州府澄城縣境新城即梁國之新里也秦取之謂之新城今同州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

年五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賈曰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

案荀子大略輿馬曰賵玉貝曰含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其隱元年傳云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含賵當異人者禮記雜記含者執璧將命上介賵執圭將命是含賵異人之證今歸含賵惟使榮叔是一人兼兩使矣公羊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書且以譏之者穀梁傳其曰且志兼也何休公羊傳注且兼辭詩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曰譏之



不祀忽諸 服曰諸辭 詩邶柏舟疏

案辭猶云語助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 賈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

且居也 晉世家注

案霍本周霍叔處封地晉獻公所滅今為先且居食邑故稱霍國語晉語注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為霍伯又蒲城伯請佐韋昭注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是以蒲城為食邑此又曰霍伯者當是兼食二邑也

六年傳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服曰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

代趙衰也 本疏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服曰子車秦大夫氏也

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 詩黃鳥疏

案白虎通姓名篇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也子車當為秦大夫其後子孫以王父字為氏矣禮記檀弓注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詩黃鳥序箋云自殺以從死服云殺人以葬則三子非自殺矣詩疏云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若然雖自殺與殺之者同故曰殺人以葬也璇與旋同莊子達生釋文引司馬注旋圓也漢書律厯志注還讀



日旋公羊莊十年傳注還繞也環與還同國語齊語注漢書食貨志注呂覽節喪注並云繞也殉从旬說文旬徧也然則殉者殺人徧繞以衛死者也史記說此事曰從死者百七十人是不止三良從故可璇環其左右也

晉人以難故 服曰晉國數有患難也 晉世家注

案漢書賈山傳注數屢也此常訓患難謂奚齊卓子惠懷之難難必舒矣 服曰舒緩也 本疏

案正義本作扜云服虔作舒舒訓緩者爾雅釋言文

辰嬴嬖於二君 服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晉世家注

案始稱懷嬴者傳以懷公之諡繫之此稱辰嬴者從其後諡也

班在九人 服曰班次也 同上

案儀禮既夕明日以其班耐注國語齊語班序顛毛注並云班次也次者楚辭思古宗鬼神之無次注第也言等第也

其子何震之有 賈曰震威也 同上

案易震來厲注震之為義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詩長發有震且業箋云震猶威也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成二年傳畏君之震震亦當訓威杜云動非傳意也

七年傳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 服曰康公秦穆公太子罃晉出也 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詩渭陽序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晉出者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釋名釋親屬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此十四年傳齊出獲且長襄二十五年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昭四年傳徐子吳出也皆謂姊妹出嫁而生子也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自出

文公之入也無衛 服曰衛從兵也同上

案易大畜注衛護也呂覽恃君注衛扞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先鄭注宿衛之官說文衛宿衛也漢有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然則直宿則爲宿衛守宮門則爲衛屯兵行則爲從兵矣

宿衛衛尉雖漢制可舉以相例也漢書韓信傳注從從行也廣雅釋詁從行也從行之兵卽下所云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 服曰襄公夫人太子靈公也同上

將焉寘此 服曰寘置也同上此太子同上晉世家注

案易坎寘於叢棘釋文云張作置昭四年傳疏云禮置器物於地皆謂之置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服曰如子善爲教誨

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才而受

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至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大戴記保傅篇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保傅言教太子至國君世子亦猶是也善為教誨即早諭教之道也使之有賢才即開於道術也知人君之道即知義理之指也賜猶惠者荀子大略賤者惠焉注惠亦賜也是賜惠義相輔也美其教者保傅所云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是也惡其教不至者保傅所云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是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曰君歿未久其言聲語氣尙在耳上同

案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發乎聲注聲言也是言本聲也論語出辭氣是言有氣也故曰言聲語氣

諸大夫皆患穆嬴

服曰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已

也上同

案顧命書篇名釋文引馬注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史記集解引鄭書注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顧命之名施於天子而諸侯亦得稱顧命者禮緇衣葉公之顧命是已彼注云臨死遺書曰顧命今襄公顧命即上此子也才數語  
且畏偪 服曰畏偪迫無置公一云畏他公子徒來相迫也上同  
案淮南精神注迫切言迫切無以置靈公即上文將焉寘此是他公子謂公子樂輩也



八年傳春晉侯使解揚服曰解揚晉大夫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作楊注引服義亦作楊當是裴駙據史文所改

九年經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賈曰箕鄭稱及非首謀本疏

十一年經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服曰叔仲惠伯魯世家注

案見傳文

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服曰反不書者施而不德本疏

案施而不德襄二十九年傳文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施惠也僖二十四年傳疏荷其恩者謂之為德施而不德惠而不自以為恩也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書歸則蕩意諸亦當書而史不書者魯不以為功也杜云

史失之衛冀隆同服義

鄭瞞侵齊遂伐我服曰伐我不書諱之本疏

案經書侵齊而伐我不書是史為本國諱也楚辭謬諫恐犯忌而干諱注所隱為諱

富父終甥駟乘服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晉世家注

敗狄于鹹服曰鹹魯地也同上

搯其喉服曰搯猶衝同上

案搯史記作春春正字說文春擣粟也从艸持杵以臨曰杵省然則假借之以器衝人亦謂之春作搯俗字也搯猶衝者六年傳疏云字有聲相近而為訓者鬼之為言歸也春之為言蠢也



今春聲近衝故爲衝也國策齊策注衝突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服曰子駒魯郭門名也

同上

案管子度地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郭有門故曰郭門顧氏棟高曰子駒之門魯西郭門惠氏棟曰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黨氏之溝按禮記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詩皇矣攸馘安安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至春秋之世容有斷首以獻者故說文云馘軍戰斷耳也馘馘或从首斷耳故从耳則从首或斷首矣今埋首在郭門者是告馘之後就近埋之也史記集解引皇覽蚩尤豕又有肩髀豕是身首異埋者不自

春秋始矣

以命宣伯

服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

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同上

案僑如史作喬如或服本亦作喬釋文僑如本又作喬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喬如是古作喬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今得臣以名其子亦是表功之意故服云旌識也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服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

五年鄭瞞長翟國名

同上

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司空元年在周平王六年卒於



魯惠公之二十一年為魯隱公元年云在春秋前二十五年者  
 上溯穆公宣公以及武公也其鄭瞞伐宋不審在武世何年耳  
 鄭瞞長翟國名者釋文鄭說文作鄒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  
 防風氏殷為汪芒氏按釋文略本國語魯語  
 獲長狄緣斯 賈曰喬如之祖同服曰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  
 於戰地可知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本疏  
 案僑如榮如皆言埋其首是身首異處矣於緣斯不言首埋何  
 地是身首同埋於戰地故也三子謂皇父穀甥牛父也下文皇  
 父之二子死焉賈以二子為穀甥牛父是三子皆死烏能殺緣  
 斯故知是士卒獲之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二子皆死本疏

案杜從賈義正義曰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為敵所  
 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緣斯又曰  
 下言宋公以門賞郚班班為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  
 死賈君為近之王尚書經傳釋詞曰之猶與也引此文從賈說  
 又引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二  
 之字皆訓與是也顧氏炎武曰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郚門  
 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其說亦是

齊王子城父 賈曰王子城父齊大夫齊世家注

衛人獲其弟簡如 服曰獲與喬如同時魯世家注



賈別言轉述

卷八

御覽一百四十六

自安于夫鍾 服曰自安猶處也夫鍾邾邑

案爾雅釋詁安止也說文處止也故訓安為處

國人弗循 服曰循順也

案漢書注皆以循為順詩江漢箋使循流而下釋文循本亦作

順是循順通也今本循作徇

年十二經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服曰河曲晉地

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

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

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清縣境

傳邾人立君 服曰立君改立君不命於天子

案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

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

見王王立戲注以為太子是諸侯太子命於天子也白虎通爵

篇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

無自爵之義是得立為君亦命於天子也今邾太子在外而國

人改立眾子為君是既易受命之太子則其君之立不順故傳

曰邾人立君明國人眾立之非命自天子也

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 服曰邾邾亦邑名一曰邾邾之寶圭

太子父在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為不順故邾伯卒而更立君太

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

賈別言轉述

卷八



案云亦邑名者蒙上夫鍾言之惠氏士奇說一曰郟邾邾之寶圭則邾當作圭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儀禮聘禮注圭贄之貴者故稱為寶圭古者器物之貴者恆以國繫如顧命稱越玉夷玉明堂位稱崇鼎貫鼎傳稱紀獻莒鼎此邾圭亦其例也文王世子言世子問寢視饕傳言太子監國撫軍今邾太子出居外邑子職不供宜乎國人勿從舍之更立因而挈邑輦寶出奔他邾謬矣

取羈馬 服曰晉邑也秦本紀注

案江氏永曰彙纂云今蒲州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一名涉邶北史七十二。隋書四十九引太廟年三經大室屋壞 服曰太室太廟之上屋也

下有大室二字。明堂位疏引作太廟之室

案禮記月令天子居太廟太室注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書洛誥王入太室裸馬注廟中之夾室夾室有東西言太則不得以夾室當之馬注誤也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則魯之太廟之室亦名太室矣服所云太室即月令之太廟太室也其云太廟之上屋者考工記匠人於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則周之承殷可知故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複廟重屋也是周之廟飾有重屋而魯亦有重屋可知漢書五行志說此事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服云上屋即重屋也按此太廟太室直是周公之廟公羊緣室字起



義以魯廟二室同於文武世室遂改太為世指為伯禽之廟穀  
梁於經文未改而義同公羊經不誤而傳誤也正義曰左氏不  
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太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  
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  
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  
其號諡案左氏經為太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  
為太廟之室也今案吳氏澄謂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為大  
據一傳以駁二經失之武斷矣

傳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服曰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污

辱本疏

案賈子道術放理潔淨謂之行反行為污漢書鼂錯傳注污辱  
也廣雅釋詁辱汚也二字轉相訓不可汚辱言不可犯以非義  
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字林濁水不流曰汚儀禮士昏禮注以白  
造緇曰辱

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 服曰晉之魏邑大夫秦本紀注

案壽餘史作讎餘詩魏譜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彼疏云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故壽餘以魏叛入秦於秦易  
信

繞朝贈之以策 服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  
案策說文云馬箠經傳多假策為冊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



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以竹爲之故說文册  
古文从竹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杜氏春秋集解序云大  
事書之於策故曰策書傅氏左傳補注曰蓋朝曾言於秦伯請  
畱之若然則所贈之策之言當卽畱會之言以隱示秦之有人  
雖請畱之言不著於傳然傳曰吾謀不用當有其事矣服故不  
以馬箠釋策而曰策書也

恭冕謹案惠氏棟補注劉勰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

家與趙宣以書蓋用服說

賦載馳之四章 服曰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  
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  
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

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

也詩載馳疏

案載馳五章屬鄘風詩本四章服歷舉亦祇四章並以無我有  
尤在四章下大夫君子二語亦在四章不得有五章此云五章  
五當作四字之誤也詩邶鄘譜疏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  
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詩序云載馳許  
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  
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  
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服卽約此序文也云戴  
公失國者僖二年傳立戴公以廬於漕非其舊都故曰失國卽



序云露於漕邑是也唁者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作以自痛者  
 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謂載馳為夫人親作是自痛而  
 作此詩也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歸甯兄弟者詩葛覃傳甯  
 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泉水序衛女思歸也父母終思歸  
 甯而不得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歿則使大夫甯於兄  
 弟葛覃詩疏云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  
 甯也父母既歿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傳曰楚司馬子庚  
 聘於秦為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於是許人不嘉  
 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者二章詩云既不我嘉又云我思不遠  
 是也許人尤之者彼傳云尤過也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夫人

之欲歸唁其兄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卒章無許人不  
 聽之意非許人不聽卽三章許人尤之眾穉且狂儀禮燕禮注  
 遂猶因也則服謂有三章而因賦四章不得謂卒章卒當為三  
 字之誤也言我遂往詩云我行其野是無我有尤亦詩辭

十四年

疏本 經齊人執子叔姬 服日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為在室辭

案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卽位齊商人弑舍是  
 舍為叔姬子閔卽愍詩載馳序釋文閔本作愍廣雅釋詁愍傷  
 也儀禮喪服傳故子生三月注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喪服  
 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注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



者關已許嫁若未出嫁謂之在室今叔姬為齊夫人矣經不稱夫人而稱子者蓋自魯錄之猶似未嫁者然所以閔之也

十五傳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服曰華耦為卿

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本疏

案宋六卿司馬居其一故知為卿也侈而不度者說文侈一曰奢也度法制也以君命修好結盟者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是出聘奉君命也文元年傳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故服約以為文知官為屬者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其者其先祖也則傳曰其官其指華耦故知官為屬也傳

曰皆從之則空官廢職矣荀子王霸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注官人列位之人周禮掌固注職謂守與任是有位謂之官任事謂之職今其官皆從非曠位而弛業乎乃魯史猶書其字以尊貴之是不知其非者也

史佚有言曰服曰史佚周成王太史玉藻疏

案周禮春官有太史知史佚為周成王太史者書洛誥逸祝册鄭注使史逸讀其所作册祝之書無逸篇大傳逸作佚是逸即佚也大戴記保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皆史佚為成王時人之證也



一人門於句躡一人門於戾邛皆死 服曰魯國中小寇非異國

侵伐故不書也

本疏

案鄭注舜典云強取為寇又注費誓云寇劫取也此蓋國中剽劫之寇非他國來相侵伐故傳紀二子禦寇而死而經不書何寇也

十六年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服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

姬也不可鮑不肯也

宋世家注

案襄夫人為周襄王之姊見文八年傳爾雅釋詁肯可也此釋可為肯轉相訓

十七年傳齊侯伐我北鄙 服曰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

見伐

本疏

案經書伐西鄙傳言伐北鄙是再來伐西鄙書謂經書之也北鄙不書者經不書而於傳發之也諱仍見伐者廣雅釋詁仍再也漢書注皆以仍為頻也

以箴陳事 賈服曰箴救也

本疏

案正義曰箴之為救無正訓先儒相傳為然也說文無箴字新附字有之鈕氏樹玉曰箴疑古作箴玉篇箴救展切解也備也引左傳曰寡君願以箴事箴救也據晉語陽畢曰厚戒箴國以待之韋注箴猶救也是箴義與箴同方言箴救戒備也又云備該咸也箴从咸或聲兼義更與箴合又形聲亦相類故疑古作



箴

鹿死不擇音 服曰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本疏

案詩鹿鳴傳鹿得萃呦呦然鳴而相呼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約毛公傳意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者文選吳都賦注凡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劉炫云不擇音聲而出之言甚急也杜云音所秣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曰杜意言本當作蔭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秣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為音聲而規杜

非也按鹿死不擇音為古人成言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蹙然郭象注野獸蹙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音為音聲之音未嘗改字至下文鋌而走險是言困迫將死之狀非論其依止之處傳明云走險孔氏乃云得險則停更與傳意相違云急何能擇仍言不擇音也吳都賦菴撒雷碾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即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旨也服不改字合於古義恭冕謹案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後漢書皇甫規傳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亦是從音聲之說

秋周甘歎敗戎于邠垂 服曰邠垂在高都南水經伊水注案水經注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邠垂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存焉京相璠曰舊



說言邠垂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疏遠未足以證無如虔說之旨密矣

千八傳而使歎僕 賈曰僕御也 齊世家注

案詩正月箋云僕將車者車攻傳御御馬也古佐綏之人或稱僕或稱御禮記曲禮僕人執策儀禮既夕御者執策是也故謂僕為御

襄仲莊叔如齊 服曰襄仲公子遂 魯世家注

在九刑不忘 賈服曰正刑一加以八議 周官司刑疏。本疏引服云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

案書舜典五刑有服馬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周禮司刑疏引

鄭注正刑五則此云正刑一謂五刑中之一也加以八議者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蒼舒隤斃禱斂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 服曰八人禹垂之屬

也 本疏

謂之八愷 賈曰愷和也 五帝本紀注

案正義曰和言其和於物也愷訓為樂樂亦和也

謂之八元 賈曰元善也 同上

案正義曰善言其善於事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賈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驩兜也

同上

案大荒東經云帝俊生帝鴻帝俊郭氏以為帝舜也畢氏沅據帝王世紀定為帝嚳傳所云帝鴻氏未審與山海經相合賈云黃帝不知何徵古籍云亡難以審定不才子其苗裔驩兜者太元積注元孫之後稱苗裔

謂之渾敦 服曰獸名

本疏

案山海西山經云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畢氏沅曰江讀為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

也愚按畢氏之說非也經云渾敦無面目言其象帝江則其名經云神服云獸不得以帝江當之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食物經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為渾沌則實有此獸爾雅翼亦引帝江為渾沌誤也

少皞氏有不才子

服曰金天氏帝號

五帝本紀注

案昭十七年傳吾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漢書律歷志曰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高誘注淮南天文訓云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史記索隱引宋衷云元囂青



陽是爲少皞繼黃帝立帝王世紀云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  
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按此是高誘以青陽卽少昊宋衷  
皇甫謐以元囂卽青陽亦卽少昊史記五帝紀元囂是爲青陽  
青陽降居江水又云自元囂與螭極皆不得在位大戴記帝繫  
亦云青陽降居泝水愚謂禮記月令云其帝少皞合之郊子所  
云則史記大戴記皆不足據而宋衷皇甫謐以少昊卽元囂青  
陽亦不足據班固高誘以少昊爲黃帝子若孫則黃帝土德少  
昊金德子孫與祖父異德亦無是理蓋少昊自承黃帝子孫之  
後易世而有天下者不必其託體於黃帝也

服讒蒐慝

服曰蒐隱也

本疏

案公羊桓四年傳秋曰蒐昭八年經蒐于紅釋文並云蒐亦作  
度是蒐卽度國語晉語有秦客度辭於朝注度隱也方言同故  
服以隱訓蒐

謂之窮奇

服曰謂其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

五帝本紀注

案知窮奇卽其工氏者書堯典言其工之行云靜言庸違三國  
吳志陸抗傳抗稱靜譖庸回唐書攸戒是尙書文有作靜譖庸  
回者此傳所稱靜譖庸回當本堯典文則窮奇爲其工矣其行  
窮而好奇者正義曰行惡終必窮是所好奇異於人也服釋渾  
敦檮杌饕餮皆援獸名此注疑已佚也西山經邽山有獸焉其  
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獐狗是食人海內北經云窮奇狀



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一曰從足

謂之禱杙 賈曰禱杙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 五帝本紀注 服曰案

神異經云禱杙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

鬪不退 本疏

案杙从兀元从兀聲頑从元聲云頑凶以同音字釋杙義也禱

壽聲疇亦壽聲疇者類也云無匹以同義字解禱字也禱杙本

獸名無正訓故賈以音義相近為訓禮記祭義云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夏為鯀後而祖顓頊則顓頊之後

為鯀故以禱杙為鯀也神異經相傳東方朔著今刊木文畧有

異服引之者亦以禱杙為獸名也

縉雲氏 賈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

官也 五帝本紀注

案國語晉語炎帝為姜是姜為炎帝之姓故曰姜姓炎帝之苗

裔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是縉雲為黃帝時官名故曰

在縉雲之官服氏彼注云夏官為縉雲氏

謂之饕餮 賈服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本疏○按貪財二句係杜注疏謂賈服等相傳

為然是杜 服曰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本疏

案說文饕作飮饕飮並云貪也賈服以貪財貪食分之者說文

饕又作叨古名泉為刀叨从刀故以財言之飮从食故以食言

之山海北山經云鈎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



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鴟是食人郭注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呂覽先識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服亦以山海經之狍鴟為饕餮故所引即狍鴟狀闕本監本毛本並作身如牛宋本作身如羊是也

投諸四裔 賈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 五帝本紀注

案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馬注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注五服已五千又弼成萬里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

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又禹貢鄭注堯之五服五百里耳禹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若然四面去王城各五千里此云四裔去王城四千里



者賈以荒服計去王城為四千里也國語晉語以實裔土注裔  
 荒裔也方言云裔夷狄之總名史記五帝紀云請流其工於幽  
 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  
 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是四凶放流皆在夷狄故曰四裔也  
 以禦螭魅 賈服曰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  
 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 周禮神士疏。五帝  
 本紀注引服說螭魅

人面云  
 云同

案螭說文作离云山神也獸形廣雅釋天山神謂之离是螭本  
 作离說文引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書牧誓如熊如羆史記引作  
 如財如離徐廣注離與螭同皆离字假借若然則山神之字及

歐陽喬說皆當作离本不从虫从虫者說文所云若龍而黃者  
 也傳文及文選西都賦挖熊螭並作螭者繕寫之誤也魅說文  
 本作彪或作魅周禮凡以神仕者致地示物彪注百物之神曰  
 魅春秋傳曰螭彪魍魎則此傳魅亦當作彪釋文魅本作彪是  
 也說文彪老物精也周禮疏引服氏宣三年傳注魅怪物好惑  
 人者玉篇惑迷也正義曰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  
 生為人害者也

遂出武穆之族 賈日出逐也 宋世家注







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服本二傳為說以見公與夫人一體喪娶非禮若以行露之貞女相例則亦不女從可也乃竟來嫁於魯故不稱氏以略賤之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服曰趙盾既救陳而

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本疏

案傳言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而經但書救陳知楚師已去宋晉師但及陳未及宋也正義譏之非是

年傳文馬百駟 賈曰文狸文也宋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狸首之斑然楚辭九歌乘赤豹兮從文狸三國志

管輅傳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是狸獸之有文章者說文引傳作馮云畫馬也許從賈受古學文飾雕畫比於狸文故曰文狸文也

見叔牂日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服曰

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

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為之也謂

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

鄭眾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

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

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



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日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本疏

案三說各白當日情事以臆斷之於理並順故服備列之

于思于思 賈曰白頭貌釋文。服同。詩瓠。本疏。

案思訓白頭者詩瓠葉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首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彼疏云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斯思相通詩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疏引作斯樂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復故白頭亦得訓為思也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來力知反又

如字以協上韻是古本讀思如字讀來為釐以協上韻言讀力知反以協上思韻又如字三字當在以協上韻之下其讀思為臆讀來如字合於今讀然列為第二可見非正讀也

厚斂以彫牆 賈曰彫畫也晉世家注

案說文彫琢文也詩棫樸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說文彫之本義以為琢文與瑀玉之瑀同然从彡彡毛飾畫文也則彫亦可為畫也詩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何休公羊定四年注天子彫弓是敦彫同彫亦畫也

宰夫膾熊蹯不熟 服曰蹯熊掌其肉難熟同上

案爾雅釋獸狸狐獾狒醜其足蹯說文引作其足蹯又云獸足



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是獸足皆得名蹠掌足通稱故此云熊掌也公羊此年傳注國語楚語注並云蹠掌也孟子告子注熊掌熊蹠也蓋互訓也文元年傳王請食熊蹠而死杜云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是其肉難熟也

使鉏麇賊之 賈曰鉏麇晉力士

同上

遂跣以下 服曰趙盾徒跣而下走

本疏。釋文遂扶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

案說文跣足親地也禮記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燕則有跣為歡也儀禮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是古者見君當解鞮則足親地故曰徒跣趙盾侍燕聞彌明之言而悟不暇納屨遂

跣而下走也杜本跣作扶掖勘記引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也按杜於此無注釋文云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是杜本或亦作跣正義本作扶或所見本異耳

公嗾夫葵焉 服曰嗾取也

本疏

案釋文云嗾服本作嗾然本疏引服云嗾取也與釋文異疑正義誤也考嗾字說文玉篇皆無集韻始收聞本監本毛本注疏嗾作取段氏玉裁曰此段宋本誤正義當云服虔本作取注云取嗾也愚謂段氏說是也取當為趣之省莊子齊物趣舍不同



釋文趣字或作取可證周禮縣正趨其稼事釋文趨本又作趣禮記月令趣民收斂釋文趣本作趨趨有疾使之意趣有乃苟一音與喉相近是服本趣省為取也

宦三年矣服曰宦學仕也

晉世家注。曲禮疏引。宦學也無仕字當補。

案禮記曲禮宦學事師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服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宦也學下脫仕字學職事為宦所以說明學仕之義

不告而退服曰不望報

同上

為法受惡服曰聞義則服

同上

案管子任法注服謂屈服言宣子聞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之言

而遂屈服惠氏棟云聞義則服弟子職文也

詛無畜羣公子

服曰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

令其二子專國

疏本

案詩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彼疏云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驪姬構難恐里克之徒不服故與獻公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二子謂奚齊卓子也國語晉語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



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  
逐羣公子即此詛無畜羣公子事也又曰乃立奚齊焉始為令  
國無公族焉即此文云自是晉無公族也

以為公族服曰公族大夫也

晉世家注

案詩彼汾沮洳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  
昭穆也故公族大夫得單稱公族猶周禮掌國子之倅者稱諸  
子也成十八年傳晉荀會樂驪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趙盾為耗車之族

服曰耗車戎車之倅

詩汾沮洳疏

案今本作旄車釋文旄一本作耗一本與服同也戎車之倅周  
禮車僕文彼作戎路之萃後鄭注萃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

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旄車為戎路者詩出車設此旄矣建彼  
旄矣箋云設旄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是戎車有旄故又  
謂之耗車

三傳觀兵於周疆

服曰觀兵陳兵於周也

楚世家注

案國語周語先王耀德不觀兵注觀示也此訓陳者謂陳列兵  
械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賈曰王孫滿周大夫

周本紀注

服曰以郊勞

禮迎之也

楚世家注

貢金九牧

服曰使九州之牧貢金

楚世家注

案禮記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



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彼疏云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九州據夏制言之書禹貢揚荆二州厥貢惟金三品詩泮水疏引鄭注三品者銅三色也孔氏申鄭義曰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鏐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按此則此之貢金亦當是銅考工記斲人云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此鑄鼎之金即考工記之金均無銅也禹貢荆揚二州貢金是常貢此以鑄鼎之故令九牧皆貢所謂錫貢也鑄鼎象物 賈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同上

案所圖物即上文遠方圖物也管子立政注著標著也畢氏注山海經序云海外經海內經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

螭魅魍魎 服曰魍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周禮神士疏

案說文彪老物精也故曰怪物國語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

載祀七百 賈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楚世家注

案載辭者謂載為語助爾雅釋天商曰祀周曰年而賈以年釋祀者邵氏爾雅正義曰左傳疏引李巡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其名不相襲而義則相通故載即歲也李以為載



卽歲故賈以為祀卽年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 賈曰姑南燕姓 鄭世家注

案說文姑黃帝之後伯鯀姓也后稷妃家或作吉詩都人士謂

之尹吉

夢天使與已蘭 賈曰蘭香草也 同上

案說文訓同

余而祖也 賈曰伯儵南燕祖 同上

案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姑其一也伯儵當是受姑姓者

文公報鄭子之妃 服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服也淫親屬

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詩雄雉疏

四年傳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賈曰二子鄭卿也 鄭世家注

子公之食指動 服曰第二指 鄭世家注俗所謂噤鹽指也 本疏

案儀禮大射禮右巨指鉤弦注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

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

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按此巨指為第一指順數之卽食

指則食指為第二指矣孟子告子章趙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

指也則將指為第三指矣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書噤喋也蓋漢

時語也

以貫笠韞 服曰笠韞韞之蓋如笠所以蔽韞上以禦矢也一日

車韞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韞 本疏



案說文轂輻所湊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輪人爲輪斬  
三材必以其時注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又曰轂也者以爲利  
轉也言轂者未嘗及蓋而此云轂之蓋如笠蔽轂上以禦矢者  
說文輓衣車蓋也集韻一曰戰車以遮矢也淮南汜論渠幘以  
守注幘幘也所以禦矢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蒼頡篇布帛張  
車上爲幘是戰車上有幔幘矣說文帑一曰車衡上衣卽采芑  
詩之錯衡是車衡上有衣矣若然則轂以利轉亦必有物護之  
始不爲矢所礙其形如笠故卽以笠名之也作傳者又慮訛爲  
簔笠之笠故稱曰笠轂猶輻輳稱衣車行戟稱幢棨也一曰車  
轂上鐵者說文車軸耑也車蓋車軸之末見於轂外者考工

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注軹小穿  
也而出於此穿外爲車然古法軹車多不分周禮大馭右祭兩  
軹注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謂兩軹也車說文重文  
作軹是枋言之則轂之小穿曰軹穿自軹中者曰車渾言之則  
軸末轂末並得爲車也史記田單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  
而傅鐵籠已而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軹折車敗惟單宗人以鐵  
籠故得脫鄧析子無厚篇夫木擊折軹若然以軹易折故軹與  
軹之交必以鐵裹之廣雅釋器轆轤也轆之言籠轆之言繞  
也言籠繞其鐵於轂外以保軹非卽以轆轤爲軹也足證鐵籠  
之制自昔兵戰時已有之此曰笠轂卽鐵籠歟以軸末轂末並



得為韉故田單傳曰車軸末此曰笠轂言冒於轂末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者兵車旁謂兵車兩旁幔輪當作幔轂考工記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注疇幔轂之革也又曰疇必負幹注疇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疇革即采芑詩之約軹傳軹長轂之軹也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軹說文亦作軹从革孔冲遠以為長轂名非也軹即考工記之疇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疇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軹按此兵車暢轂當有疇矣賈公彥曰疇覆也謂以革覆轂也晉書天文志載蔡邕蓋天論其言天似蓋笠是笠亦有覆義故幔轂亦稱笠轂也笠轂之制於傳無徵服亦以

意解之故列諸說以見闕疑之意焉

五年經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賈曰不書奔喪諱過也 釋例弔贈卒例

案傳曰公如齊奔喪考君親奔喪非禮也經祇書如齊所以諱其事而傳明言之

十一年經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賈曰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

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 本疏

傳令尹蔦艾獵城沂 服曰艾獵蔦賈之子孫叔敖也 本疏

案呂覽情欲知分注並云叔敖遠賈之子遠蔦同

申叔時使於齊 賈曰叔時楚大夫 陳杞世家注

十二年傳卜臨於太宮 賈曰臨哭也 御覽四百八十

賈報註輯述 卷九



案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以檀弓哭於寢門例之則臨亦哭也呂覽觀表還車而臨注亦曰臨哭也

且巷出車 賈曰巷出車陳於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同上

案巷說文作𨔵里中道也从𨔵其皆在邑中所共也篆作巷今作巷隸省古之巷今之街也若今以夾而長者為巷爾雅釋宮所云宮中衢謂之壺是故賈以街巷連文經傳無街字天街之星街亭之制街衢之名街彈之碑皆著於漢疑即達之變文達說文本从壺壺又从走得聲不得轉為街釋文讀達為求龜反則與圭音相近達之轉街其秦漢時歟降說文下也又部有夆云夆服也此戶江反之正字作降通字也公羊莊八年傳曷為

不言降吾師注降者自伏之文今出車則示欲戰之狀不肯為

自伏之計矣惠氏棟曰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良是

守埤者皆哭 賈曰埤城也同上

案埤今本作陣說文陣城上女牆俾倪也埤增也是陣正字埤假借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埤蒼俾倪城上小垣也釋名釋宮室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陣陣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詩傳埤訓厚說文埤訓增皆有增高之義故陣可通埤賈不云城上女牆而曰城者亦以助城之高故舉大名以統之也國語晉語反其埤注城上女垣墨子備城門篇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倪為埤之疊韻說文陣籀文从亝亦以統於



城郭也

入自皇門 賈曰鄭城門 楚世家注

鄭伯肉袒牽羊 賈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 同上

案國語晉語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廣雅釋詁隸臣也是隸亦臣也說文隸附箸也臣隸即臣附矣肉袒牽羊示臣服者古禮有之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是也儀禮覲禮侯氏肉袒為覲君之禮周禮大宗伯卿執羔注羔羊子牽羊即執羔之旨皆臣禮也

孤不天 賈曰不為天所祐 同上

案易大有爻辭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云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鄭伯言不為天所助

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賈曰潘尪楚大夫師叔字也子良鄭公子

同上

案下文樂武子曰師叔楚之崇也故知尪字師叔子良穆公子

韓厥為司馬 服曰厥韓萬元孫 本疏

案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載



盟諸侯之要言曰及其元孫言以元孫為遠孫也爾雅釋親來孫之子為舅孫昭十六年傳孔張君之昆孫孔張為穆公之曾孫亦云昆孫可證散文言之曰元曰昆為遠孫之統稱未必盡合雅訓也服以世本不可盡信故稱元孫以槩之也

觀豐而動 服曰豐閒也

釋文

案文選東京賦巨猾閒豐即豐之俗字薛注豐隙也隙閒義同兵法所云乘隙而入也

彘子曰 服曰食菜於彘

本疏

案禮記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白虎通京師篇采作菜云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國語周語乃流王於彘

注晉地漢為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詩韓奕汾王之甥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按此當即彘子食菜之

彘

在師之臨 服曰坎為水坤為眾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本疏

案坎下坤上為師坎為水坤為眾震為雷為長子並說卦文互體為震者師卦二之四為震也雷鼓類者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革而出故曰鼓禮記月令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是雷與鼓類也巡者文選東都賦注引逸禮巡者循也師象辭



地中有水師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眾也坤中眾者莫過於水是巡水而行猶言循眾而行故曰有行師之象焉兌下坤上為臨坤為地兌為澤並說卦文坤在上故曰居地兌在下故曰俯視於澤臨象辭澤上有地臨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

彘子尸之 服曰此禍也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本疏案彘子主此必敗之禍服引師卦六五又以輿尸之象解此尸字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師六五爻辭長子帥師至使不當

也師六五象辭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為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宋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眾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卦義如此而服云佐之於元帥者以佐當弟子元帥當長子時彘子為中軍佐元帥謂荀林父下文子為元帥是也而專以師濟謂以中軍佐濟軍必破敗而輿尸者師六三師或輿尸虞翻曰坤為尸坎為車多眚同人離為戈兵為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此謂彘子有是象也



軍路藍縷

服曰言其縷破藍藍然

本疏

案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破敝則縷稀散矣藍藍當是漢時方語服故以狀衣之縷破也

分爲二廣廣有一卒 服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

卒爲承也

周禮夏官序官疏

案知左右廣各十五乘者下文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故也百人爲卒周禮司馬序官文杜引司馬法同言廣有卒爲承者下注承有偏對偏而言則承爲正矣

卒偏之兩 服曰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

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同上

案偏者國語晉語君賜我偏衣注偏半也百人爲卒五十人半之故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周禮司馬序官文廣有卒有偏有兩蓋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卒外復有偏五十人偏外復有兩二十五人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七十五人從之然則傳當云卒偏兩明矣必云卒偏之兩者猶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以之爲與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服曰兩飾也掉正也

本疏

案惠氏棟曰鄭注周禮環人引作擗馬釋文引徐先民云兩或作擗按此則兩本擗字故服杜訓爲飾愚按說文兩本作兩兩下云兩平分也兩下云兩平也說文飾旃也釋名釋言語飾拭



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司尊彝注澆酌者悅拭勺而酌也釋文作飾今本作拭是飾拭古今字兩馬者謂分其毫而平拭之故服以飾訓兩也六朝人尋繹服義不得其解以飾是刷治故於兩加手證成之釋文所云或作搨者是也鄭氏注文兩作搨者亦後人所改搨字玉篇廣韻皆無之知舊祇作兩無作搨矣掉為正者正即整說文整从正正亦聲整亦同振故振旅亦曰整旅文選西京賦振天維薛注振整理也射麋麗龜 服曰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本疏案易離彖辭離麗也注麗猶著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字書著相附著也云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正義曰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

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北史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工騎射父每日令出田還即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又曰明月必背上著箭明月即光字若然則獸之背隆高者為龜矣

魏錡求公族未得 服曰錡魏犇子本疏

使輓車逆之 服曰輓車屯守之車本疏。襄十一年傳疏

案說文輓兵車也服以字从屯故云屯守之車从指事之義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兵而守曰屯是單言之曰屯兼言之曰屯守矣

楚人碁之脫局 服曰局橫木校輪間釋文。本疏引作有橫木投於輪間



案肩橫木者禮記曲禮疏曰奉肩之說事有多家今謂禮有鼎  
肩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肩若然則肩爲  
橫木矣說文橫闕木也段氏曰古从橫字祇作衡不作橫橫者  
桄也愚按說文且部且从几足有二橫禮記孔子閒居以橫於  
天下樂記號以立橫鄭注並云橫充也古文尙書光被四表漢  
書王莽王褒等傳並作橫被四表則凡充拓於外者並得爲橫  
矣校輪閒本疏作投於輪閒釋文本作校爲長漢書成紀大校  
獵師古曰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闕校耳校人職云六廢成  
校是則以遮闕爲義也考工記車軫四尺注此所謂兵車也戈  
及戟矛皆插車輪鄭用牧考工記補注車輪外設肩插戈及矛

戟說文輪車旁也則此肩設輪之外闕於輪之內故曰校輪閒

鄭石制實入楚師

服曰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

本疏

秦正義曰此石制引楚師入鄭

故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賈曰麥麴鞠窮所以

樂溼本疏

案麴說文米部作籀云酒母也鞠或从麥鞠省聲故經傳皆作  
麴麥麴卽餅麴說文麤麴皆云餅籀蓋以麥堅築之成籀釋  
名釋飲食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齊民要術說作女麴如  
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十二日開看徧有黃  
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仍停要須衣徧乃止出日日暴之燥則用



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然則麥之性既屬火而麥麩又必日以燥之故足以禦溼鞠窮即營窮鞠窮雙聲爾雅鞠窮是也古草木名雙聲疊韻為類甚多營與鞠一聲聲轉又為營窮說文營窮香草也司馬相如說營从弓子虛賦芎藭昌蒲並舉以性香辛故相類次香辛足以止溼故賈義如是十五經宋人及楚人平 賈曰稱人眾辭善其與眾同欲本傳伯宗曰 賈曰伯宗晉大夫晉世家注登諸樓車 服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鄭世家注案樓車即巢車說文作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即服云窺望敵軍者兵法泛指兵家之言漢書藝文志云張良韓信敘次

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是古來稱兵法者眾矣雲梯者墨子公輸篇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列子張湛注雲梯可以凌虛御覽引六韜雲梯飛樓注云視城中也則雲梯為言兵者所必及故云兵法所謂雲梯以曉之也

有死無賈 服曰賈隊也同上

案說文云齊人謂雷為賈一曰雲轉起也此別一義服訓隊者謂賈為隕之假借字說文隕從高下也爾雅釋詁隕落也詩傳隕墜也說文隊从高隊也落墜皆隊也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服曰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



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其盟而楚人為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本疏

案別言兩盟字之異上盟字是子反懼與華元私盟猶言私約故引魯莊公盟孟任以證下盟字則是兩國平後其盟為此載書之辭也

而奪黎氏地 服曰黎侯之國詩式微疏

案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顧氏棟高曰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黎侯亭是也

故文反正為乏 服曰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本疏

案乏說文篆作𠄎引春秋傳曰反正為乏段注此說字形而義

在其中矣今作乏隸變也射禮受矢者曰正拒矢者曰乏亦以二字嚮背為義云人反正皆乏絕之道者自釋字義周禮服不氏杜子春注車僕鄭司農注並云乏讀為匱乏之乏禮記月令振乏絕是反正者字之形而匱絕者字之義也

<sup>十六</sup>年 經成周宣榭火 服曰宣揚威武之處本疏

案禮記禮運注宣猶揚也故以揚釋宣釋文榭作謝云本又作榭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若然則榭本作謝惠氏棟曰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郝敦銘曰王格於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據此是左氏古文作宣射也榭本以行射禮故



州學名之易繫辭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射以揚其威武故名曰宣榭爾雅

釋宮無室曰榭禮記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

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郭注即今堂堍本疏云如今廳是也

十八年經公孫歸父如晉 服曰歸父襄仲之子 魯世家注

案襄仲公子遂也

傳欲去三桓 服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 同上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服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

非之是失大援助也 同上

案詩邦之媛兮箋云媛者國人所依倚以為援助也釋文云媛

韓詩作援援取也取疑當作助鄭以韓詩說詩媛字故以助訓

援是援有助義也適為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國政無常鄰

國非之者杜氏謂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即服

義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

嘉興李貽德學

成公

元經作邱甲 服曰司馬法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

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

詩南山疏

案服備引司馬法邱甸之制以明古者邱無甲甸始有甲今邱而作甲雖所出之數不盡如甸賦而要為厲民之事也乃杜氏直云此甸所賦使邱出之譏重斂噫叔孫豹之罰御叔也不過倍其賦而已今一邱之中而使具一甸之賦是四倍其賦也雖



後世暴君汙吏猶將聘貽而不敢信而謂秉禮之魯竟肆然以是令其民乎惠氏士奇春秋說曰杜預謂邱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邱甲始作于齊桓之霸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一作八乘者四馬也甸馬一匹邱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四馬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邱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邱有馬無甲今使一邱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邱出甸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穀梁子曰邱作

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案據惠說則邱甸出甲始于齊桓而杜乃以之誣為周禮乎

年二傳取龍 賈曰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疏本

案傳詳而經不書故曰諱

請八百乘 賈曰八百乘六萬人齊世家注

案八百乘為六萬人者司馬法曰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然則每百乘計七千五百人以七八五六五八四乘之八百乘合六萬人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乃得七萬五千人此八百乘得



六萬人則千乘之封等於王六軍矣邢昺論語疏云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闕宮云公徒三萬者論鄉之所出非千乘之眾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兵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按此則卻克

忿齊力請加乘是非常之役當是成出一車之法故知為六萬人矣

師至于靡笄之下 賈曰靡笄山名上同

案史記晉世家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靡即靡笄省文徐廣曰靡一作歷則靡下即歷下三齊記云歷下城南對歷山靡笄又即歷山歟

師陳于鞌 服曰鞌齊地名也上同

案江氏永曰策纂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為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去平陰



二百三十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鞏卽古之歷下似爲得之

逢丑父 賈曰齊大夫

同上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服曰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本疏案司馬法有此殞命之禮引以証韓厥所行是軍中舊有此儀也晉語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注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丑父雖與君易位韓厥尙認爲齊侯既已相及則與晉惠之獲相似故以殞命之禮待之言如會所用儀者晉語注亦引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

利也若殞命以下言所用儀曲禮武車綏旌注盡飾也武車亦兵車今以殞命不必盡飾故結旗司馬卽周禮之軍司馬與司馬在列國則晉語云中軍司馬上軍司馬也飲者周禮膳夫注曰酒漿也曲禮注苞苴或以竹或以葦釋文苞裹也周禮挈壺氏注壺所以承飲言持苞裹之壺以進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絜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亦用殞命禮也

且懼奔辟 辟服讀扶亦反

釋文

案此辟讀闕周禮闈人則爲之闕釋文闕本又作辟避也

擊馬陘 賈曰馬陘齊地也

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史記作馬陵齊乘淄水出益都岳陽山北逕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道亦曰馬陵卽卻克追齊侯處所謂奔中狹道亦卽此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賈曰蕭附庸子姓上同

案蕭是宋附庸邑蓋蕭叔大心本爲蕭邑大夫以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也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服曰欲令齊隴畝東行上同

案東行者由西達東之路也杜氏云使隴畝東西行朱鶴齡云西衍字案杜于戎車是利注云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亦無西字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服曰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本疏

案正義曰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於口爲藉故曰藉口服引俗語藉手以明藉口之義

使爲邢大夫 賈曰邢晉邑晉世家注

案邢卽故邢國衛滅之後入晉爲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卽此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三年經鄭伐許 賈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本疏

案廣雅釋言仍再也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不正其與



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公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不稱子  
反夷狄也賈本公穀之義釋此故曰不稱將帥夷狄之也

**傳**晉作六軍

賈曰初作六卿僭王也

晉世家注

案古者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則六卿領之諸侯大國三軍則  
三卿領之此傳六軍晉世家作六卿齊世家亦云晉初置六卿  
疑賈注左傳本作六軍集解依史記之文改作六卿耳

**年**

**傳**立武宮

服曰鞍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

本疏

案公羊傳武宮者何先君武公之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毀  
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記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  
世室也公羊傳曰世室言其世世不毀也知禱於武宮者哀二

年傳曰鐵之戰衛大夫蒯瞶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於皇祖文  
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軍中有禱事也蒯瞶得禱於文王康  
叔故魯亦得禱於武宮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  
公立煬宮知此立武宮亦是因禱立之也正義曰季平子禱于  
煬公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  
從愚按十六年傳伯州犁曰戰禱也是將戰而禱行軍之常傳  
何必贅言乎若季平子逐君而懼私自禱祠故傳特顯言之以  
發其伏事有同異故文有詳略也杜氏于此注云作先君武公  
宮以告成事則泥于楚子作先君宮告成事之言而不知其說  
之難通也楚子所謂作先君宮者蓋師行則載主以從因於野



賈別言車通 卷一  
次張幕爲宮設主其中以告戰勝今距鞏戰已四易歲何于四  
易歲後始告成事乎師還告廟飲至策勳今四易歲而始告成  
事則飲至諸典盡曠不行乎且告成事告廟而已何必遠立已  
毀之廟乎凡此皆說之不通者也然則立武宮非因禱武公求  
勝而何

沃饒而近鹽

服曰土平有漑曰沃鹽鹽池也

水經涑水注

案地理志沃野千里蓋謂土之平者說文沃灌漑也周語注有  
漑曰沃鹽爲鹽者說文鹽河東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  
十六里从鹽省古聲水經注六引呂忱曰河東鹽池謂之鹽地  
理志河東郡安邑鹽池在西南周禮鹽人祭祀供其苦鹽散鹽

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疏云鹽謂出於鹽池今  
之顯鹽是也是鹽卽周禮之苦鹽也不凍治爲鹽引申之則不  
工緻爲鹽詩鴉羽傳云鹽不工緻也不堅固者爲鹽采薇箋云  
鹽不堅固也轉爲苦典婦功云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鹽謂  
分別其麤也又轉爲楛荀子彊國注楛讀爲王事靡盬之盬不  
堅固也

子之佐十一人 服曰是時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  
士燮佐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  
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

本疏

案四年傳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三年傳



賈服生通鑑卷一  
云晉侯使荀庚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二正義曰于時荀庚將上軍故知欒書荀首為中軍將佐荀庚士燮為上軍將佐矣卻錡承克後宜為軍將中上既有人則錡當為下軍將趙同在佐之中而請戰則佐下軍矣至韓厥以下六人為新軍將佐次第知者以三年傳云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此年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韓厥居新軍之首故三年傳先列其名則以下五人所將所佐可循序知也

<sup>七</sup>年傳使為行人於吳 服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吳世家注

案此見周禮小行人其文云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鄭注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賓大客賓當作擯小行人大客則擯注擯而見之王使得覲言也受小客之幣辭者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注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服以侯國行人不能以當大行人故舉小行人說之

<sup>八</sup>年經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士昏記疏

案服約公羊隱三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文也彼傳云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注為養廉遠恥也傳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休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傳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服意昏禮本不稱主人而母命又不得達則自命之矣故稱使與公羊宋公無母之說稍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是父沒母可命矣故何休謂母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而服不然者以昏禮記是士禮故母得命之若國君之母不得以命達于境外何休註于禮無明

文故服不同之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賈曰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賻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本疏

案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是漢時諸侯王稱皇帝即諸夏稱天王之義疏引五經異義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蔡邕獨斷云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則賈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



夷狄稱天子漢時經師相傳之訓也案賈義亦見隱元年傳 榮叔歸含且  
 賄在文五年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  
 則詔贊主人疏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又注  
 有事謂含禭贈賄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是畿內諸  
 侯有喪得有含禭贈賄之屬今成風以外侯妾母王亦歸含且  
 賄是於禮有加恩比畿內故稱王以見其近也白虎通崩薨篇  
 諸侯薨使人歸瑞珪于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  
 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爵篇引韓  
 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是賜命當在  
 三年之後今越八年乃賜命直以夷狄遠之故經稱天子

**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賈服曰姬氏成公之女 本疏

案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  
 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  
 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  
 為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九傳南冠而縶者誰也 服曰南冠楚冠 御覽六百四十二

案司馬彪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纒為展甯鐵柱卷  
 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胡  
 廣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  
 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年傳晉侯夢大厲服曰公明之鬼本疏

案世本曰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衰史記趙世家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共孟當即公明字異聲相近書被孟豬夏本紀作明都是其証世本以公明共孟為父子非也夙衰同時衰不得為夙孫晉語衰為夙弟當得其實共孟當從世本為夙父史反以為夙子者史遷言世系往往牴牾也宣二年傳疏云世本夙為衰祖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則亦當據晉語為正趙氏先祖其人非一而服以為公明之鬼者以趙夙始受封邑雖不違事景公有故臣之義不得仇君公明在武獻前所事之君當是昭哀與景公無君臣之分故得為厲此服以意斷之也

居育之上膏之下 賈曰育鬲也心下為膏本疏

案說文育心下鬲上也此云鬲不云鬲上者素問云育之原在齋下釋名釋形體云膈塞也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是育原在膈下而運于鬲上言鬲足該之矣說文列膏于腸肪之間腸者大小腸也膏者肥也肪者亦肥也通俗文以脂在腰曰肪則膏即脂矣正義曰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焯以為釋首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杜依說非也

年十一傳卻孳來聘服曰卻孳克從祖昆弟本疏

案正義曰世本卻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



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卽犖也如彼文則犖與克俱是豹之曾孫  
當爲從祖昆弟

吾不以妾爲妯

賈曰兄弟之妻相謂爲妯

本疏

案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妯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  
呼兄妻爲妯因卽惑于傳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母婦之號隨  
夫尊卑娣妯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旣同尊  
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妯婦報傳曰娣  
妯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妯言娣是弟妯是長也公羊傳亦  
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妯長謂身之年長  
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妯

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妯昭  
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妯二者皆呼夫弟之妻  
爲妯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先生爲妯後生爲  
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爲娣  
妯則知娣妯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鄭及此註皆云兄弟  
之妻相謂爲妯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妯知娣妯之名不計夫  
之長幼也邵氏爾雅釋親正義曰孔氏之言非也婦人三從之  
義旣嫁從夫若娣妯之名從身之少長不計夫之長幼則從夫  
之義謂何矣且孔氏所引禮文雅訓俱爲未覈喪服傳云謂弟  
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傳意謂兄弟之妻有嫂婦之稱



不可從母婦之屬也孔氏迺云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則不達于禮意矣釋親上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妯婦爾雅明著其文曰婦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稚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言其各事一夫所謂昆弟之妻也孔氏迺欲以媵之俱事一夫者牽合於昆弟之妻則不達于雅訓矣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妯耳殊不知古之稱娣妯者猶今人稱妯娌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亦可稱兄妻曰妯娌蓋晰言之則兄妻爲妯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妯急言之則但稱爲妯故賈鄭杜氏謂兄弟之妻相謂爲妯者是也孔氏謂娣妯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愚謂孔氏之非邵氏辨之良是如以身年之長幼爲娣妯豈聲伯之母叔向之妻皆年長于穆姜伯華妻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至邵氏謂急言之則但稱爲妯亦于義未盡爾雅及喪服章區別兄婦爲妯弟婦爲娣正名之義也傳記兄弟之妻相謂爲妯者時俗之稱也蓋其各由母族共事夫家居娣道以明謙相推曰妯傳亦就當時稱謂書之于册耳卽如下稱上曰君後世則上亦以之稱下矣男子先生爲兄後世則年相輩者亦互稱矣稱謂變移不爲典要邵氏曰急言之但稱爲妯則急言之何不但稱爲娣乎似未合春秋時之習俗也



十三傳寡人不佞 服曰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詞也本疏

案正義曰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案佞說文从女仁聲大徐作从信省說文女部嬛材緊也婧一曰有才也夔材也佞从女則與嬛婧夔類故十六年傳諸臣不佞昭二十年傳臣不佞魯語寡君不佞晉語夷吾不佞並以不佞為謙則佞為才矣此古訓也佞不止口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是故惡夫佞者孔注皇疏並云佞口才此隨文為訓佞之一端也論語遠佞人晉語佞之見佞此鹽鐵論刺議所謂以邪導人謂之佞

是猶苦為快亂為治香為臭佞之變義也

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賈服曰廬之庶子公羊昭二十三年疏

案公羊傳欣時作喜時何休注喜時曹伯廬弟與賈服異疏以為所見本異

十五傳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服曰魚石卿故書本疏

案傳言魚石為左師且是執政之卿故經書之邈宋自殤公以前執政皆大司馬華督以太宰相變例也僖九年傳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聽政魚石為子魚曾孫而為左師當與華元共聽宋政元復石奔經書之者以其執政故也向為人為大司寇亦卿也與石出奔而經不書者以其非執政卿也



晉三卻害伯宗 賈曰三卻卻錡卻犇卻至也 晉世家注

十六 經戰于鄆陵 服曰鄆陵鄭之東南地也 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僞陵杜預以為即此鄆陵郡國志潁川郡陽陵春秋時曰陽劉昭補注春秋鄭其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鄆又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陽陵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理志陳畱郡有僞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僞是也則克段之僞與潁川之陽陵有別續志所云恐未的也服斷以為鄭東南地者伐鄭禦楚則越鄭而東而東南與楚遇當在鄭東南地矣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邱 賈曰書執行父舍于茗邱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 本疏

案春秋書列國執行人皆不言所舍之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皆不言舍地此書之者明未至國也無罪見執是失所也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二十四年媾至自晉傳曰尊晉也若然則此季孫行父見執而歸不書至者可證晉受僑如之讒非理見執魯無可罪也

傳今楚內棄其盟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服曰外絕其好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信不守物也 本疏

案外絕其好服以為刑不正邪者皇矣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兄



賈服注疏 卷一  
弟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  
協女兄弟之國親親則多相臺志齊心一也若然則結好同志  
乃可除慝今楚外絕好是致刑不能正邪矣食話言爲義不建  
利者易繫辭曰理財正辭曰義荀爽曰名實相應萬事得正謂  
之正辭咸得其宜故謂之義也論語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易  
文言曰義者利之和也墨子經曰義者利也崔憬曰言辭人之  
樞要不以義返之則必有辱也今楚食話言是失義而利不立  
矣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者禮記經解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  
之謂之信論語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今楚疲民以逞是拂民  
之欲以從己欲者也故爲信不守物杜氏注內棄其民云不施

惠而外絕其好注云義不建利瀆齊盟注云不詳事神而食話  
言注云信不守物奸時以動注云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注云  
刑不正邪正義曰杜以食話言是言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  
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若然則三者與服解相易至內棄其民  
爲不施惠瀆齊盟爲不詳事神奸時以動爲禮不順時當卽服  
義矣故正義不別出之服以上文云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六言以次順說今楚以下  
六事則內棄其民是德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當爲刑不正邪也  
瀆齊盟是詳不事神而食話言當爲義不建利也奸時以動是  
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當爲信不守物也尋繹上下文義服之



以次順注當非謬也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服曰賁皇伯州犁皆言曰晉楚之

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也

本疏

案傳上文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此皆曰者申明上文指告之言晉楚之士皆在君側即所謂公卒王卒也厚為陳厚者陳即陣古只作陳御覽兵部引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陳者狹而厚是陣有厚薄之分也當者莊十三年公羊傳注猶敵也不可當言不可敵也正義曰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為此言以憚伯州犁耳愚謂賁皇惟以國士在楚中

軍故請先分良擊其左右則以中軍不可敵挫其左右以動之也服只言君側之士不可當非謂楚槩不可當賁皇復為此計與上文不相礙孔氏不究服氏皆在君側之言遠謂服言楚不可當是誣服也且皆字指賁皇州犁則承二人互告之文與傳上下文義相浹若從杜意則傳當曰晉侯之左右皆曰以別上文不得僅云皆曰矣

其卦遇復 服曰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

本疏

案此釋復卦義也復反也者鄭氏易注曰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也陰盛于上陽動



賈服註輶通 卷十  
于下謂五陰在上一陽在下也復上六日用行師終有大敗以  
其國君凶苟爽曰坤為眾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于初陽  
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  
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按此即服云小人  
作亂于上聖人興道于下之象也萬物復萌者苟爽曰復者冬  
至之卦陽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白虎通三正篇十一月  
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制  
度復禮者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宋衷  
曰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  
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為君之業也是復理之旨也

射其元王

服曰陽氣觸地射出為射之象

本疏

案復卦上坤下震初陽觸發射出于地故以取象

有鞮韋之附注

賈曰一染曰鞮

本疏

賈服曰附謂足附注屬也袴

而屬於附

周禮司服疏

案詩瞻彼洛矣箋云鞮韋者茅蒐染也茅蒐鞮韋聲也爾雅釋

草茹慮茅蒐郭注今之禱可以染絳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鞮草

名齊魯之間言鞮韋

此鞮字鄭志當無之正義誤連

聲如茅蒐字當作鞮陳雷

人謂之禱韋昭云茅蒐今絳艸也急疾呼成鞮是茅蒐合聲為

鞮詩毛傳曰一入曰鞮

入字從定本去鞮字从阮氏校勘記

此賈所本爾雅釋器

一染謂之縑縑說文云帛赤黃色縑又謂之縑鄭注玉藻云縑



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士冠禮注云韎韐緼韍也士緼絨而幽  
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儀禮士喪禮結于跗連絢  
注跗足上也疏以爲足背莊子秋水篇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跗  
析言則跗是足上矣司馬彪注跗謂足跗與服同注屬者周禮  
函人犀甲七屬鄭云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木屬不理孫鄭亦  
云屬讀爲注以注屬聲相近也晉語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  
韋注屬猶注也注訓屬屬亦訓注明二字同也儀禮士冠禮屬  
於缺注屬猶著漢書楊雄傳集注云屬猶綴也詩常棣鄂不韡  
韡箋云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是跗古文作不拊是  
假借成二年傳三周華不注伏琛曰不音跗與詩鄂不之不同

則華不注之不卽跗古文是山之承足者爲跗注此戎服之被  
足亦名跗注是當時有此名也袴而屬於足者袴說文作絝云  
脛衣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  
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晉語注兵服自要  
以下注于跗若然則賈服云袴而屬於跗非以脛衣當之謂若  
袴之連于跗舉袴以擬其狀杜云若袴而屬於跗蓋卽用賈服  
舊注周禮疏引賈服注脫若字耳

察夷傷

服曰金創爲夷

本疏

案夷卽瘕之省文釋名釋疾病云瘕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眾  
經音義引通俗文體創曰瘕說文刃傷也从刃从一創丹或从



倉今字作創又創之變金傷爲創則通俗文之體創曰瘼是金創矣月令命理瞻傷察創注創之淺者曰傷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曰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家國聞白國佐爲魯

請逆

本疏

案知叔孫豹先在齊者以此年傳云喬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又昭四年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故知叔孫豹先在齊也經稱會齊國佐伐鄭故知從國佐在師也豹自戀僑如之敗而去非背叛者比故聲伯仍得使之而豹

亦不忘父母之邦以其情聞于國佐爲魯迎師正義曰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止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卽不還還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于庚宗彼傳因言宿于庚宗遂說娶于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爲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按照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



婦人適齊娶于國氏生二子於是繼之曰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是生二子在宣伯奔齊之前敘次甚明且曰願之久矣則望歸本國已非一日若然則宣伯奔前豹已在齊取妻子是已久處可知故使請逆時服知先在齊也如杜云僑如作亂豹因奔齊如孔氏謂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是顯與昭四年傳牴牾矣夫豹之去當以知穆姜僑如之事適齊避禍與背國出奔者有別故聲伯使之請逆仍以魯臣待之孔氏加以背叛之目尤與傳意相違矣至豹始見于襄二年經亦因事見名其實歸即在僑如奔後也下文云十月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

公子纏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可知是一時事也杜云傳于此因言其終違傳文以就已說若據昭四年傳文斷穆子前在齊至是而請逆晉師則前後無支離之說矣孔反執杜難服可云習非而逐迷者也

宋齊衛皆失軍

服曰失軍失其軍糧

本疏

案據服說疑服本軍作餽說文餽下云野饋曰餽段注黍苗箋云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可證餽爲運糧愚按餽从食軍聲故服曰軍糧若本作軍字則糧爲贅文矣

十七年

經九月辛丑用郊

賈曰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

本疏



案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本二傳爲說云諸書用者如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傳曰非禮也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皆曰非常也僖十九年邾人執郈子用之傳子魚曰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是經諸書用者皆不宜用也反于禮者謂違禮也

傳懼不敢占也服曰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

詩渭陽疏

案惡瓊瑰爲贈死之物者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文五年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何休註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說文玲送死口中玉也按古者含惟用玉石天子

用玉見典瑞士用貝見士喪禮此瓊瑰渭陽毛傳曰石而次玉應劭曰瓊玉之華也故詩言石之似玉皆以瓊冠之如瓊玖瓊琚瓊瑤瓊華瓊瑩瓊英及此瓊瑰是也不得如杜說以瓊爲玉以瑰爲珠也且何休謂天子以珠珠亦當以玉爲之洪氏亮吉釋珠云攷珠字从玉皆以玉爲之周禮玉府掌供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是也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以玉



石之白青黑爲之歐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蚌珠由此推之則天子所含周禮言玉舉其質禮緯言珠言其形其必以玉爲珠所以別于諸侯所含之璧形而小耳杜氏分瓊瑰爲珠玉不特不明于古之名珠卽以玉爲之且珠玉雜含有是理乎至其以瑰爲珠者說文云玫瑰火齊珠文選子虛賦注引晉灼說同是杜所本然必玫瑰連文乃爲珠如此之瓊瑰連文則必當爲似玉之石乃於大夫贈死之物爲稱聲伯夢食瓊瑰合其所含之等故惡之也占謂占夢周官有占夢是也但占必言夢而始占之聲伯不敢占故服以爲不敢言也

公遊于匠麗氏

賈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

晉世家注

案知嬖大夫在翼者國語國人勿縟遂殺諸翼又曰圍公于匠麗氏合此文則匠麗在翼明矣

十八年

傳辛未朝于武宮

本疏

案杜本作辛巳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卽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言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臧氏琳云庚午旣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卽朝于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矣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



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本與服氏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爲誤而強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卽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愚謂臧氏說是也僖二十四年敘文公之入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是入國而後翌日朝廟具有成例豈悼公之入越十有二日而始朝廟乎杜本作辛巳當因國語文而改不知正誤文也

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服曰司士主右之官

本疏

案周禮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此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服所謂主右之官蓋卽周禮司右以上士下士爲之者也司右職云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此傳下云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則此官與周禮司右所掌相類矣







